

## 靠近一种诗意的存在

□文芳(公务员)

前段时间收拾书架,见到这本浅黄色封面的《吉檀迦利》,有失而复得的悲喜交加:历经七八次搬迁,许多书失散,而只有薄薄五十余页的她竟然一直都在;距上次搬迁不过三四年光景,我带着她却已遗忘了她的存在。是人到中年世事繁杂疲于应对的无意,还是我已远离了曾经单纯热烈的心境?

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冬日周末的午后,我独自去逛沂蒙文化书店——因是师范类学校,每月会有四十余元生活补助,我总能挤出些钱买书。当我在整齐的书中穿行时,无意中看到这本《吉檀迦利》——当时的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泰戈尔意味着什么,但那浅黄色封面在冰冷的时刻里生出别样的温暖,况且翻译者是冰心。于是我买下了她,一元零五分。等书店的工作人员盖好紫红色的章,我拿起

了这本薄得近乎于无的书:她真正属于我了!心里升起淡淡的喜悦。以往只要拿到书,不管是租的借的还是买的,都是翻开就读。可是不知为何,单是拿着这本《吉檀迦利》,心里面就有难得的平静。我走出书店,沿着人行道慢慢踱回宿舍,直到夜晚降临洗漱完毕上床以后才开始读。然而,那时我真的读不太懂。现在翻读,依然看到彼时画的曲线、双横线及模糊的问号、简短的疑问词——这些诗,与我之前读过的诗太不同了,大大出乎我对诗的理解。“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剥夺去了。”“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得多,你让我自由。”“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

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我惊讶地发现,一些日常场景寻常物件竟然可以用这种带有哲思味道的口语化文字来表现。然而毕竟阅世尚浅,只觉得这些诗读起来不如当时的流行诗朗朗上口,于是一读之后便束之高阁了。后来更多地了解了泰翁,更主要是自己沐浴于岁月之河,狂悲狂喜过后,生活回归平静。于是重新开始品读诗词,于是又一次遇到了《吉檀迦利》——我把这当作冥冥之中的指引。

这次相遇后我把她放在枕边。不再刻意去背诵,睡前读几句,微笑着颌首,有“确是如此”的欢喜。诗即生活,生活如诗,不由想到许久许久之前的唐朝,应该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吧,入目即诗,出口亦诗,诗意地生存,诗意地栖居。而我,“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 我的枕边书

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近期征稿题目《我的枕边书》,篇幅千字以内。投稿邮箱:libook@163.com  
尽而眠,是放松,是休闲,也是调息。今夜,你的枕边书是哪一本?它带给你怎样的思想与情感的满足?请你读。夜深人静之时,忘掉白天的忙碌和喧嚣,卸下身外的束缚和杂乱,随手拿起床头的一本书,静心读几页,兴对于读书,欧阳修有个著名的「三上论」——马上、厕上、枕上。而「枕上」读书最接近读书的本色——私阅

【书香家庭】

## 爱上读书

□谭海燕(图书管理员)

我从小跟着姥姥。姥姥家住上三代都是农民,姥爷只读了四年书,姥姥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不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东厢房里竟扔着一本老舍的《四世同堂》,因为是线装书,所以都松散了。后来,这本书成了我的厕所读本,每次蹲坑,都会拿上几页,津津有味地读着。欧阳修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我没有大文豪的才情,不过,在厕所里读书真是消磨时光的好法子。老舍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祁老爷、大赤包、桐芳、冠晓荷,有那么一刻我完全忘记自己在上厕所,排便完全成了下意识的生理反应。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读书。

上学以后,随父母迁去了城里。母亲喜欢侦探小说,家里有不少侦探小说连载杂志,记得有一本纪实小说,讲一个牧羊馆从小练就了好眼力,能够通过人和牲口的足迹来辨别年龄、性别、身高甚至体貌特征,长大后,牧羊馆成了刑侦学的专家。那时,我对他的本领简直是叹为观止,以至于再看《福尔摩斯探案集》都觉得索然无味。

爷爷奶奶家里常年订阅广播电视报,除了预告电视节目外,还有一个小说连载专栏。为了看连载的小说,我常常钻到床底,把打捆的过期报纸翻出来,灰头土脸地坐在地上看一整天,甚至连饥饿都感觉不到,直到奶奶喊我吃饭,才从小说世界里回过神来。

有一次去舅舅家玩,舅妈送我一本《红与黑》,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本世界名著,年幼的我完全看不懂,硬逼着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市长夫人为什么喜欢于连,于连究竟爱不爱侯爵小姐,他又为什么刺杀市长夫人,这混乱的三角关系搞得我云山雾罩,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爱上这本书。

上初中时,舅舅带我们几个小孩去书店,让每人挑一本书做礼物。我挑了《三国演义》,这又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三国演义》半文半白的表述方式对于我来说,太晦涩难懂了,而且,大量的人名地名,让我根本搞不清谁是谁,哪儿是哪儿,这次连读都没读完,干脆扔在家里当摆设。直到大学,才重新拾起来看了一遍。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书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可选择的图书也越来越越多,古今中外,小说散文,人物传记,应用书籍,五花八门的一锅乱炖。如果我将来有孩子,我不会刻意引导他读书,也不会限制他读书,若是他爱读书,自然会搜集一切有文字的东西看;如果他不爱读书,强迫他看只是一种折磨。彼之蜜糖,我之砒霜,便是这个道理。

家庭书单:

《契诃夫文集》  
《高尔基文集》  
《阿加莎探案集》  
《安徒生童话》  
《简·爱》  
《四世同堂》  
《白鹿原》  
《严歌苓文集》  
《史记》  
《庄子》

## 枕边的瓦尔登

□张亚璐(大学生)

榻上书一卷,与之共枕眠。捧一卷《瓦尔登湖》,如品一首诗,悟一段不一样的人生。

我有这样一卷书入梦,梦里有一间小木屋,掩映在青嫩的松枝与山胡桃林之间,前院长满了草莓、黑莓、长生草、狗尾草和秋麒麟,还有矮橡丛、沙地樱、越橘和落花生……在这里居住的还有屋顶廊下的松鼠,屋脊上的夜鹰,窗下尖声啼叫的蓝松鸡,躲在屋下的野兔和土拨鼠,屋后的苍泉和猫头鹰,湖上的野鸭群和放生大笑的潜鸟……一袖云,一川山,湖畔吹一季软风,乘虚御风,任意来去。我想用陶翁的一首诗,再恰当不过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与陶渊明隔了一千四百多年的梭罗,在后工业时代独居林中,垦一方青青豆田,“种豆南山下”,也过起了“带月荷锄归”的闲适生活。有人叹息梭罗毕业于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但他没有选择经商发财或者从政成为明星,而是平静地选择了瓦尔登湖。然而,梭罗与陶翁又是不一样的,他不是隐士,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不满,只是向往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把木屋建在了康科德附近的一个小山腰上。一个积极的思考者,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与林中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松针一起感受黎明,享受生活。

书中四季,卷外人生。拾得书

中一页芬芳,自寻瓦尔登,悟得清水涤心。枕边的《瓦尔登湖》装饰了我的梦,也点缀了我的生活。我喜欢跟早上篱笆外散布的小花猫说早安;我喜欢为蓦然看到的一朵小花写一首诗;我喜欢看着天空听云讲故事;我喜欢把一天的疲惫寄给一片飘零的落叶;我喜欢为每一个夏天起一个凉爽的名字;我喜欢倚在有鸟儿的树下练习歌唱;我喜欢给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写一封信;我喜欢拜访一座无名的小山吹一吹山顶的凉风;我喜欢跑很远的路品尝一道美食……

“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夜如水,清水涤心,我听到枕边的私语,心素如简,再次启程瓦尔登……

## 一本《牛虻》伴晚灯

□李梅杰(退休人员)

我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牛虻》,被影片中的情节和牛虻的英雄主义精神所感染,总想着找一本英文原版书读一读,以体会这部作品的原汁原味。

终于如愿以偿。有一次逛书店,看到了一本英文注释版《牛虻》,眼前一亮,买下后如获至宝。

阅读英文原著,最大的障碍就是书中的地名、事件名和典故,好在书中都有注释,剩下的就看读者的词汇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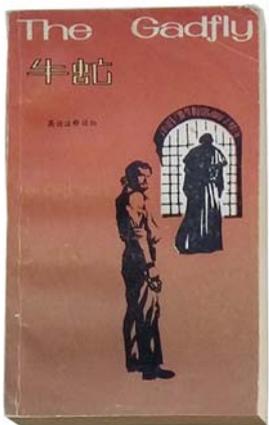
我自以为掌握的词汇量已经不少,但是打开《牛虻》,生僻的单词还是时不时地考验着我的记忆力,就像吃饭老是碰到沙子硌牙一样。我查阅了不熟悉的单词,把音标和注释就写在书页的空白处,随读随记,为日后的重读打基础。

我有个睡前读报看书的习惯。都说躺着看书容易导致近视,说来也怪,我多少年来一直躺着阅读,近视也没找上门来。有时候碰到报纸上好的文章,我也往往留到晚上,静下心来时再慢慢欣赏。

400多页的《牛虻》,我终于连看加写,手眼并用地读完了。这本书

原本是注释本,加上我的单词译注,就成了一本可以随时阅读而不用再查阅英文词典的“私人订制”版本了。

从那以后,这本书成了我学习英文的独家教材,由于我习惯晚上躺在床上看书,这本《牛虻》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我的枕边书。每天晚上,我总是先拿过这本《牛虻》,看上几页后再看别的书。书中的阅读障碍已扫除,可泛读,可精阅。看着



那些写在书页上的单词、音标加注,思绪与书中的人物同行同往,心情也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起伏。

读书益心智,《牛虻》伴晚灯。温故而知新,经常同生僻的单词见面,生词也就慢慢变成熟词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我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牛虻那视死如归的大段描写,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其中有两小段,以我的水平,试译如下:

牛虻翘起了一下,马上就稳稳地站住了。一颗打偏的子弹划伤了他的脸颊,鲜血滴到了他那白色的围领上。另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膝盖的上方。枪烟散尽,枪手们看到的是这一幕:牛虻依然微笑着,他原本就变形的那只手正在抹擦着脸上的血迹。

“烂枪法!伙计!”牛虻吼叫着。还没等那些沮丧的枪手们回过神儿来,牛虻就冲着他们大喝一声:“再试一次!”声音清晰干脆!

牛虻的声音如雷贯耳,牛虻的精神气贯长虹!这本《牛虻》,我每天晚上都看,如今书页边缘已泛黄,但是书中人物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牛虻、琼玛、蒙泰尼里……